

我皈依了師父了，我的師父是  
不能登大雅之堂的；既不是長老，  
又不是法師；但是為了寫這篇「俺  
師父正傳」，我不得不把「俺師  
父」的身世向親愛的讀者們介紹，  
告訴讀者朋友們，當我拜了師  
父不多天，就發現他不是我理想中  
的師父了。最低限度，他和我們這  
幾個徒弟不相配稱，一如一隻爛桃  
不能放在蘋果籃中一樣。

發現那一天，我突然從那個小洞中  
的雙料窩子；他在那間小房裡因  
動作，全是用兩隻腳尖支持的。因  
此，我有極度的懊悔與驚訝；我怎  
麼選擇了這樣的師父？而他五十年  
的生命又是怎麼撐下來的？於是在  
我新奇和頑廢的意識中，就有偵探  
的毛虫作祟了。後來，經過了一段  
不短的時間偵察，我得了個零星歷  
而經過腦筋整理的關於我師父經歷



# 俺師父正傳

·上官慧劍·

孤苦，絕望，殘缺，自卑感，對弱者是一柄自決的匕首；對強者，則成爲戰士的干戈。古希臘大詩人荷馬是個盲者；富蘭克林·羅斯福總統，在先天就患上小兒麻痺症；大翻譯家玄奘法師，出世就註定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；他們全是強者，他們在各種最不利的條件下奮鬥成功了。「俺師父」，他那平凡的微不足道的成就，也正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下。

「俺師父」，是在浙東沿海一個小縣裡出生的，生下來以後，他的父母就發現他的那雙萎縮的小脚，是畸形的，而且不能穿襪子，到四五歲會走了，人們用脚掌，他得用脚尖，一聳一聳的像隻鸞鷲；加上那兩隻深陷的小小的鷹眼，蛤蟆嘴唇，後座的下巴，蒼白的面容；調，簡直難看透了。在他這種先天失調，後天不足的生活狀況下，誰也不相信他會活到娶媳婦年齡的。所以，他在魚村的生活，在封建保守的家庭意識下，便無權獲得良好的教養了。同時，他的小朋友也有權強迫他退出他們的集團。因爲，他是個殘缺者，窮小子。到八歲的時候，他還活得很好，但他的父母在海上却被一次颶風吞噬了。這在那殘缺，貧苦的小心靈上的摧殘，是可以想像得到的。失去了父母，在他正如我們人類失去了地球，到那兒去依附呢。

討飯，是一個殘廢兒最後的一條路，一如其他的殘廢孤獨者一樣，在東方貧乏的社會裡，他是逃不了這條規則去生活的。就這麼，他開始討飯了，在晴天的時候，還能對付一天兩餐不飽的甘薯飯，有時還弄得一兩隻黃魚乾；假若颶風來了，或者落幾天大雨，那麼，他就得抱着小膝蓋，蹲在他的草席裡餓上幾天，然後再撐着皮包肉骨頭去討飯。討飯，到十五歲以後，他便能改行了事呀，幫人家做輕便的短工。賺最廉價的工資養活自己，他活得依然很健康。到二十出頭了，人們竟忌刻他沒有死而常常予他尖刻的咒罵：「餓不死的癩子囉！天上掉下來：的妖精囉，禍害一千年囉！」這些都是當時高級的人類贈給他美麗的謔言。他可以反擊麼？不能；他敢的話，可能因此而被弄到海裡一頓拳頭，他總得把它當自己的鼻涕一樣吃了下去。

成長了，他對社會人生的感受：在它深一層的苦痛經歷中，對一個殘缺者的寬容，無異海底撈針，他靠誰呢？他沒有家，事實自從失去父母之後，就失去了家，如今想成一個家吧，誰家小姑娘要一個癩男人啊，他常常痴癡地留心匆匆經過他身邊的女人，小姑娘，她們從來沒有睜過他一眼，她們全把他當一塊石頭插在泥地裡。他對人生這一個轉捩點——結婚也絕望了，他極度地自卑，他認清在人海裡游泳已沒有他的份了，他只是一個下等動物，濕生化生之流的動物，至高級動物的社會裡誰能容納他？也正爲這種自卑的強烈感激激怒了他，當一個絕望，冷酷，飢餓，缺乏同情的



颯風之夜，他決定了一次冒險行動，這冒險的信號告訴他「出外去！」

「當和尚，那些侯門似海的大叢林，大禪院不要他呢，那些封建矇蔽了佛菩薩眼睛的小廟裡能收留他麼？所以，這就要冒險了，但他還保留最後一點信心：因為釋迦牟尼的教義下，是不分階級與類別，不岐視貧賤與殘缺的；他以為釋迦牟尼的臂膀張開來的時候，會善於擁抱衆生的。他經過一番澈底的思考，第二天朦朧亮就捲起小行李（其實那只是一件破棉襖）出走了。

天亮了很久，有些好奇的孩子發覺這小廟子竟失蹤了，都不覺互相奔走驚訝起來：「準是夜裡海上妖怪把他嚙了，不，是颯風把他捲走了！因為他沒有腳——嘻嘻……」

「這一場小風波不到三天就平復了，以後就像死了一隻蛤蟆一樣，再沒有人記起一隻蛤蟆的死亡——那年他正是二十七歲。

「你，你是個討錢的呀……」

「不，不是，他用了最大的勇氣，說：『我來出出……出家的！』

「出家的？什麼家呀，是娘家的？」

「哦？」他懷疑地望這大禿頭一眼，「大概他不懂我的意義吧！」

「他想。『我是來當和尚的！』他憤怒地說。

「當和尚——你呀？」

「唔！」

這光禿禿的人又搖搖頭，他說：「我們的山門早都關了，還不到時候呢——不過——」他改口說：「你帶多少年伙食錢來？」

「這裡也要錢，我天？」他心靈的眼睛都流淚了，這是他心靈第一次流淚，「釋迦牟尼也要錢！」

「他眼裡溢出了滾滾的熱淚；他一拐一彎地哭下山了……」

「餓餓，是所有貧窮者的劍子手，要活著就不能吃飯，即使所謂『高僧大德』也逃不掉這一關。這殘廢人當然更超越不了這飢餓的魔掌，因為，他首先就活在它底刀口上。」

向西行，向西行，別人一天走一百里他一天只走二十；別人一天爬兩座山，他三天纔能爬一座；別人下山的時候輕便得像隻猴子，他就得坐在地上往下滑，挪，遇到一座木板橋，別人兩步就跳過去了，他就得爬過去，否則，在每一寸旅程中，都有他的鬼門關，每一個日子裡都有他底閻王殿，在任何一个事變中，都可能丟下他那付不值錢的骨頭。

他受苦難磨折，受道路摧殘，受飢餓的刀割，受冷酷的人眼睜睜棄……向西行第七天，他感覺在他底胸膛內，已再找不到一分熱了；

他的靈魂已發不了一分光了；有幾度他想回去，回那個生長他底「家」，但那個熟悉的土地上，又有誰會說一聲：「哦？瘋子你回來了！來吃飯吧！我們多想你呀……」

絕沒有人歡迎他，連一個屁也沒有放。最後他還是下決心向西行，他希望他底生命中能出現一個奇跡，他雖目不識丁，在童年也曾聽人家說過，有些貴人遭難的時候，會有神仙來救的，有些好心人遇險的時候，菩薩還會對他顯靈的，他想，「難道我的生命裡，碰不上一個菩薩嗎？就來一個土地公也好呀——！」

就是這點希望支持著他，向他的理想的目的前進。

崎嶇起伏，險絕嶺峯的山徑，在一寸一寸的抽他底筋，剝他的皮；飢餓，疲乏，在一點一滴的啃他的肉，嚼他的骨頭；希望，理想，在逐漸黯淡中噬他的靈魂，索他的壽命；他終天所看到的全是山，森林，絕谷，裝得像像仙子的宮的禪院，零落破敗的山境人家，沒有人收留他，沒有飯填他的胃，沒有血潤他的生命……

在常山縣境一個山谷裡，他踉蹌地進行著，他底週遭是無邊的昏暗，他眼裡所看到的不是世界，而是一個混沌，他底思想裡充滿了金花，骨頭裡全是斷了的針尖……

骨頭散了，小行李捲也被一個調皮的樹柯挑下山去了，一套爛單衣在九月的黃昏被荆棘扯得如古幡片片；手掌上的血，腳尖下的裂痕，已變得幽黯而蒼老，太陽落山了，夜貓子有淒厲的哀鳴從山場裡傳來招魂曲；山嶺，在針葉樹叢中作歹意的低吼；溪流中，襲來初冬的峭寒，浸透山徑的晚天，他向前爬，爬，爬，爬……；流著淚爬，滴著血



肥，掛着一身針刺肥，淚肥乾了，血肥乾了，靈魂都肥死了，一身全是泥，水，痰，瘰癧，這不是個人，而是隻刺蝟，這不是個現代動物，而是個太古代的脊椎類爬蟲！最後，他肥盡了所有的生命力，變成一捆帶着痰瘰癧的乾柴，從一道單木板的小橋上一橋板斷了，一直滾下去了，滾下去了，從乾涸的山谷，經過淺淺的幽澗，滾過粗獷的短樹叢和針草原，他滾到九月的深夜人們不敢冒險去的深谷下面去了。……

地球死後又活轉來了，殘缺的年青人死後也活轉來了。地球為着明日的意義和它底歷史而活轉來的；他——殘疾者——則為着孤苦，絕望；和他底殘缺而活轉來的。

他活轉來的地方，不是在那一片他曾死了一次的深谷；而是在一張軟軟的單人床上。他掛着眼睛，那惟一能辨得出味覺的鼻眼裡，感覺有一絲清涼絕塵的梅檀木香鑽進來「大約碰到神了吧？」他想：「讓神安排吧」。他恢復了第一個感覺就這樣打算：不然怎麼辦呢，他已無能安排自己了。

「啞」？耳邊有一種蒼老而悲憫的聲韻：「活轉來了，活轉來了，啞，啞，眼皮都動了，唇也在動，一切都表示生命了。……大勢至菩薩！……」

「啞」！他驚住了，試着睜眼，很費力地把眼睜開，「哦，菩薩」，他說：「是菩薩麼，我遇到菩薩了！……」

這聲音他自己沒有聽見，別人也沒有聽見，這是他靈魂的謝詞。現在，他看到——他已分辨景物或動作的能力了，因為，他本身不

了解，事實他躺下已三整天了——一位蒼老得像一株古柏似的老僧坐在他的枕邊，面容上全是悲憫與慈切的愛；他看不出他是什麼面容，什麼眼睛，鼻子，嘴甚至於他的口音；他在他只是一尊偶像——救神！他的腳邊站着一個十一二歲的小沙彌，是個白白淨淨的娃娃，捧着一杯熱燙燙的湯，帶着盈盈的笑，「活了，師父！」他說。

「啞」。老僧沉靜地點頭。

一陣沉默，……他體驗到了：有一股熱流流向他的口腔，心，肺，胃，腸……流下去，它代表了施予，苦難人生的「大悲水」，他穿腸過肚，到達他每一支毛孔，他遍身發熱，濕漉漉的有汗滲出來，他確實活轉來了，這又是一段人生。

「孩子，你是那兒人？姓什麼，叫什麼？為什麼栽到我們山後頭絕崖下面去？是誰謀害你？還是自己失足掉下去的？……」

「哦，我麼？我是異鄉人，浙東縣的，我姓梁，我叫梁癩子，從小就沒有個學名，啞——您看我這一雙腳！……」

「我是個沒有娘的癩子，沒有家，沒有生活，什麼都沒有，我想出家——當和尚，當和尚人家都不要。……」

「我要當和尚，尋師訪道！……我跑了八九天了，也沒有人收留我，——哦，苦命苦命！饑餓和殘疾把我弄死了。師父，我只是餓的——我要吃——我要當和尚。……」

他攷查一下老僧的表情和眼球的光線。

老僧笑了，他說：「哦，出家麼，我這裡就可以，任何地方都可以，我的門，為任何求道者長開！」

「他也是個沒娘的孩子，到我廟裡來已三個月了。」

「啞，吉陀！再來一杯茶——孩子，你進我們的門，不是又多了個伴了麼？來，我這裡不要條件，不要漂亮，不要名譽與道德，我這裡什麼人都要，你來我歡迎——眼，別燙了手，小吉陀！——好吧，等你恢復了食慾就離度吧，只要你有決心，不，鄉下人叫狼心，你有沒有狼心？」

「有，師父，我有，我有比任何人都狼的心！」

「那好，好孩子，我們這裡剃度很簡單，只要刀子把頭刮光，再做一件僧袍就行了，再說一個十戒，你便可成爲一個正式的沙彌。嘿，我們這裡沒有規矩，小廟，但是，禮佛讀經不能含糊，不識字不是件大事，誰天生就會寫文章來着。」

「小吉陀，你來了一個師弟了，眼，先進山門爲大呀！」這老僧笑得合不攏嘴，像才生個兒子般的活躍。他說：小吉陀，叫一聲師弟——得，得，還沒起個法名，來，孩子我得爲你起個像樣兒的名子呀，（他沉吟一下）哦，叫惟美——多好，天地間什麼不美，佛國裡那樣不美，呵呵呵……」

「美？天爺！世界上全是醜惡啊！」殘缺的年青人想，他所遭遇的全是醜惡，一到這小廟裡就美了？「惟美」！他念咕着。

「哦哦，師弟！哦，惟美！嘻嘻……」小沙彌裂着嘴巴巴笑。怪不好意思似地。

「呵呵呵呵……」老僧一片原始的笑掩蓋了兩個徒弟，掩蓋了世間殘缺。……（未完）



本刊讀者代售經書價目表

一、臺灣印經處出版者：

地藏菩薩本願經……………一元五角

佛藏經……………一元五角

增一阿含經……………一元五角

雜阿含經……………一元五角

在家學佛法要三經合訂本……………二元

佛學佛經律儀合訂本……………二元